盛

四書勸學錄

十十

1-12
829
1

松平康國
二七九

門 0742
論 829
卷 一

古岡謝廷龍卧雲輯　人傑秀峯山
男宗昌燕翼仝校
崇文玉堂

梁惠卷一

梁惠章

梁惠章

天下義利之辨不明則天理人欲之幾不決治亂存亡之分不審故大學以此終而孟子以此始于此足以明授受之統而正爲天下萬世之心許瑤

使惠王而能復問何謂義則孟子更當有所發明矣惜乎惠王不能問而孟子不得發明然而發明之于辨異端闢楊墨發明之于道性善稱堯舜發明之于進湯武退桓文發明之于諫喈

殺陳保民則七篇之義皆此章之緒也詳論

梁惠節

史記魏世家晉獻公十六年滅耿滅滑滅魏封畢萬于魏爲大夫畢公高之後也遂以魏爲氏魏犨從晉文公出亡魏絳佐晉悼公九合諸侯魏桓子駒與韓康子虎趙襄子無恤共滅智伯分其地駒之孫曰斯實爲文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卽魏文侯之元年文侯師卜子夏友段干木田子方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卅戰因以富饒以禮信交諸侯民不被兵戰國之賢君也文侯立五十年子武侯擊立稍侵暴強隣武侯立二十六年卒子瑩立卽惠王也恃其先業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亦爲齊敗于觀至三十年齊虜魏太子申殺龐涓三十一年敗于秦棄安邑故都徙大梁梁國隘矣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張惕菴

魏武侯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

惠王改元後之十五年招天下賢者孟子在梁是年爲齊宣王之元年趙註謂孟子先仕齊齊不用乃適梁非也

孟子在梁三年卽去竹書紀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卒史記稱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誤也若果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至襄王乃去則孟子在梁歷十八年道不行而淹留不應若此之久也

孟子時年五十二故惠王有叟之稱

魏故晉臣也其先魏斯與趙籍韓虎共裂晉土開國之初端自利始復何知所謂仁義者 林必逆

亦將有以是信其必有不是疑其未必有是幸其寔有不是慮其或有 周聘侯

亦將者胸中已有成見以前鄒衍淳于髡輩所言皆以利爲說意孟子亦必然也 張楊菴

王何節

仁義有體用之殊無內外之別 朱子

仁對義爲體用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仁義又各有體用

仁義乃人性所固有亦有二字可味 說統

利字一層固要掃去并仁義之利一層更要掃去于王何必曰利二句語勢方合

王曰節

梁王之非不止在利又在利吾國三字他只曉得有吾便不知有大夫士庶 湯霍林

從王生出大夫士庶從他國字生出身家總咬定吾字洗剔 蔣東委

上而言利卽不取之于下而下猶將化之況其勢必取于下也下而言利卽不奪之于上亦非上之利況其勢必至于奪上也故曰

上下交征而國危 陸稼書

大夫而各利其家士庶人而各利其身王又何利于國

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則千乘之地方三百六十一里有畸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司馬法之言不足信也包氏註論語以爲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通計萬井則魯方百里當有千乘矣合從包氏說 李氏

朱註明云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自當如包說

畿方千里出車萬乘是也謂采地百里出車千乘采地十里出車百乘則謬矣采地十里只一成耳一成之地除去溝洫道路只六十四井爲一甸之數出兵車一乘安得有百乘采地百里只當出兵車百乘所謂千乘之國者蓋方三百餘里在周禮侯百之封是也春秋時僭制踰限故列國多千乘大夫多百乘前輩多不理會 李安溪

欲專其利實導之使分其利透切之極 張惕卷

王所謂利志在奪天下而孟子却先說大夫士庶之奪梁憂內釁之不暇何暇利天下之有語意乃加倍森悚

仁是個主義是個用此節後義而先利也只單舉一義字以對利言而其所後義而先利者則大不仁在其中也仁義畢竟是一個字

未有節

君親俱指惠王王于民于情爲親于分爲君 陳大士

親不可遺君不可後而有時遺之後之者見利便不見君親遺親後君卽上弒奪所由起未有二字是反上文之詞不遺其親不後其君方見仁義之實若桓文之假仁假義亦何足以言仁義也

註仁義未嘗不利句是放低一步說須善看否則欲止其流而又揚其波則何必曰利句先咬不斷了本文未嘗有利字或止說仁義之效不補利字尤高 汪武曹

王亦節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直是要他行仁義何必曰利直是要他不求利不是說不說便罷 張彥陵

上節利字從王曰說起則此節仁義當貼在上者說註躬行仁義句竟不必作補筆

註恐人認仁義是求利妙法故特下而無求利之心句使根源澈底澄清 任翼聖

要不遺親故爲仁要不後君故爲義與要下親戴于已故躬行仁義皆有爲而爲此心已落利一邊去

沼上章

孟子說君之法前章是逆而折之此章是順而導之晉國莫强及

襄王章是據理而直言之保民章是觸機括而曲引之以類而推
全書總不出此洲南講義

沼上節

立與顧分兩項平看看下臺池鳥獸並說自見汪灵川

鴻寡侶鴈多羣鴻色白鴈色蒼鴻高薄雲裏鴈不過高山麋處澤
鹿處山麋陰獸冬至陽生而角解鹿陽獸夏至陰生而角解皆二
物也註恐誤任翼聖

一顧字慙愧儆惕都有此慙愧儆惕處便是良心一萌便是可與
有爲處不似利國一問浮游也任翼聖

王尊禮孟子當是與孟子同立而顧問不是王方立顧彼孟子看
見故作此慙悔之語汪灵川

賢者節

下此樂與樂此不同有此樂者專以此爲樂也樂此者樂寄之此
也張侗初

王著個亦字已把此樂放在賢者外孟子換個而後早把此樂收
入賢者中只要他做個賢者已轉入欲入天理中敏捷之甚任翼聖
而後難之也與下句如膠粘木例以好貨好色之對何止六州鉄
鑄錯梁惠要不若齊宣足用爲善耳方朴山

對乎字則而後是決詞對亦字則而後是專詞周白民

詩云節

文王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郢又二年遷豐作靈臺七十里之囿在岐山舊都許東陽

靈囿非七十里之囿靈囿在豐七十里之囿在岐周理斐

周都岐山之下大約七十里之內皆岡嶺林麓爲多故四時之田在其中因而名之曰囿非規其地以養禽獸恣游觀也若靈囿則在辟雍之旁不過一射圃耳何義門

經之以度其地址營之以正其方面自宜平講固勉錄則云經之營之不對承上經始來言既經之而又營之也側下亦可汪灵川

臺之言靈詩序云民樂文王有靈德孫疏正義云言文王之德化行如神靈之所至朱子則據不日成之句言其倏然而成如

神靈所爲然鄭箋云不日謂不設期日而成之正與朱說相反靈字之義似當如詩序正義

蓋不設日期既見文王之仁亦干事理爲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註所以不可輕改也楊升菴

集註曰不終日則與下勿亟子來有辭矣豈有臺既成而猶戒勿亟者且臺成而猶子來者毛西河

而字一轉直貫到麋鹿句作謂其二句申詩首章樂其句申詩次章在翼聖

筋脉全在一故字李岱雲

上節方使人神怡下節頓使人骨悚故能豈能斂照在翼聖

湯誓節

民欲與之偕亡即未至于亡而滿目皆愁慘之象亦有何心于樂豈能宇當令不賢者自度若呆講不能便少生氣

寡人章

立國致勝之道有三一曰足民制三曰賑民饑尤要

寡人節

梁惠以移民移粟為奇計不知丁壯轉徙出鄉既散即不能復聚老弱張口待哺後不能繼亦終于饑而死以此沾沾自喜與晉惠帝天下饑何不食肉糜一間耳張惕菴

觀末節而不知發則粟亦民間之粟耳民自會移何庸惠王盡心　假如河內河東俱凶惠王又將何以處之

梁王如此衰敗國亡其半還詡盡心是他委頓中無賴光景焉耳矣三字連得奇焉字極矜詡一個耳字目慚孟子氣餒于中　何也二字便有疑仁義及與民偕樂之未必可為意梁王是咎民之不知感不是咎歲之凶但他以民之保全歸功于已即是以民之流亡歸罪于歲罪歲二字是孟子譏刺他語虛腐要以何也作罪歲解殊費力任翼聖

好戰節

集註能行小惠亦止對不能行王道而言寔則孟子連小惠惠字亦不許他看末節便見王已山

不違節

三項中食原較重且上文移民移粟原從穀食上說當重扼首段下兩段作一對　周禮有平地農山農澤農故先王穀惟九不遺乎山澤農有三周慶千虞衡下兩段亦當歸併在農上

天下最精之事由粗者以致之衣食者至粗之計也而其道已無不包矣天下最詳之事從畧者以開之財用者大畧之爲也而其道已無不倫矣　鄒飛虹

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先王順陰陽剝復之理然乘陰之盡而斬之干夏終不若乘陽之盡而斬之干冬冬者之爲大故月令孟春草木萌動則有禁季春句萌盡達則有禁孟夏繼長增高命虞行木則有禁至草木黃落乃伐薪日短至乃伐木取竹箭維其時也

王道之始句有兩意一王道已有其始朱註得民心爲本是也此承上句說是正解一王道止有其始朱註法制未備是也此接下節說爲進解而尤以正解爲主　楊維斗

王道始終非創業草昧締造經營之謂指大亂之後扶持整頓處說養欵之時古制猶在其人存則政舉矣戰國戰爭吞併刻無寧晷小國日以滅亡大國日以開拓尺籍不足田畝難分不過各據現有之田收其大半之賦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老弱丁壯皆失業養生送死之具皆無所措故始但總其大綱用心樽節

愛養使民可胥匡以生民氣既蘇乃有定志然後可以行分田宅
設學校之善政此先後次第之規模張惕菴

五畝節

五畝之宅大約即今村落中廬舍信南山詩所謂中田有廬不
過疆畔中小茍葺以爲息勞守畝之所非所謂二畝半之宅
也若私田百畝公田止八十畝何云什一將卿大夫士之田及
庶人在官之祿皆取諸公田所謂若干畝者僅十得其八何處
絶補以足其數耶且如貢徹皆無公田此二十畝廬舍又于何
處增置耶夫士旅工商處市廛農人處郊野類聚羣分古今當
不甚相遠今謂二畝半之宅在城邑則四民雜處恐非城邑中
所能容鄉遂之外又何人居之至冬皆入國中則自近郊以及
甸稍數百里無一甕烟人迹一旦寇賊告變其誰應之公田爲
廬始于穀梁春出在野冬入在邑始于班固各二畝半始于趙
岐朱子註孟子及信南山詩并取其說要其理不可通也明人
季彭山之辨精矣

周禮疏引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麻亦可爲布也蓋唐時孟
子文本有麻字焦廣期

無失一是因其時而育之使自少以至于多而無失其所生一是
因其時而遂之使自小以至于大而無失其所長王巳山

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之百畝當今之四十一

畝也 纂疏

古之爲庠也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言養道也故執酳執
爵而皆有尊年尚齒之思者所以明有孝也是庠之教教孝也古
之爲序也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亦養道也雖持弓挾矢
而皆有尚賢敬長之心者所以明有弟也是序之教教弟也 楊廷樞
庠序只說鄉學以敦教化厚風俗下只接頒白不負戴不必涉國
學興賢育才之語 張惕菴

孝弟二者虞其有寓之故謹以明其閑慮其有弛之故謹以致
其飭

孝弟之義前此既以微示之今乃復申之申字之義如此

前養生送死即含孝弟意

戰國時生民塗炭救死不暇故孟子與齊梁諸君言王道皆以
養爲重

王道之始不是無王政但就天地自然上節宣雖功利之治亦
能及之若此節則直是王者自爲制造亦不過就上節不到處
曲成輔相然非天地之所能爲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參贊
化育者也

上節王道之始專言養此節王道之成則養備而教然意實歸
結在養上對上文移民移粟與他處竝言教養者別

狗彘節

上兩節已說到王道之成突接狗彘食人食句蓋乘惠王聽到極熱鬧時挽頭一勺水 張慶源

兩不知見彼于民膜絕不關切何謂盡心 廣炬訂

自家目在目前事尙不知却有閙心情去察隣國能無齒冷 蔣東委

不知檢既有以致民之死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這罪分明在王了 張彥陵

檢發是當時急著并在不違農時以前先紓目前之急然後可把王道逐節做去 在翼聖

不發倉廩徒擾其民在凶荒之地則飢餓之後加以流離在農裕之地則虛耗之累同子凶歲兩受其累至虐政也 張惕菴

上二節一言王道之成行之正未易易此節先為梁籌備荒之政使狗彘之食無復昔之不檢再為梁畫救荒之策使倉廩之實無復昔之不發不必區區移民移粟而民自我賑粟自我發此是目前急務由是而行王道不言盡心而心已無不盡矣　此救荒之策與移民移粟相似而實不同

承教章

通章借客形主初以挺刃相形使知虐政之慘甚于兵繼以獸相食相形使知虐政之毒甚于獸末以作俑無後相形使知虐政之報不止于無後無非挑動其不忍之心耳而吃緊提醒尤在為民父母四字 黃貞父

承教三節

上章狗彘食人食等語惠王聞之當有大不安于心者乃泄泄然曰寡人願安承教是猶安之也下文故極言之以發其不安之心

張慶源

殺以刃猶可避其鋒政則復奚避乎死于刃吾可得問操刃者政以殺人爲事而不覺相忘焉耳徐思曠

以爲政也非挺刃也故曰以殺人爲政而挺刃殺人必不願矣易以政之名王見則復奚問乎假令王眞以挺刃殺人

庖有二節

只舉一庖廐飢民不言政而政之失可知此孟子善于立言處獸原不欲食人王率之而獸乃食人也獸亦不忍食人王率之而

獸乃不得不食人也即人亦豈爲獸食王率之食而人乃爲之食也人亦不肯爲獸食王率之食而人乃不敢不爲獸食也彭孫貽

率獸食人則王非民之父母而且爲獸之父母也率獸食人見不止以政殺人也

仲尼節

檀弓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象人而用便爲不仁便當無後不待說到開殺人殉葬之漸無後是甚辭以儆之見得率獸食人不獨有愧父母且將流毒子孫

獸食獸猶惡況人食人況民父母更非僅人此乃率獸食人非但

食人竟食子矣下文又引作俑無後痛哭流涕言之問他應得何報
吾食人子多矣吾子能無及乎直打入他長子之痛使他聳然骨
儆潛然涕下故下章梁王語便極沈痛與前強作門面語不同任翼聖

長子死後尚有襄王然孟子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則亦等于無後耳

晉國章

此章當挈仁者無敵一句做綱領

此與上章俱先除其虐政所謂王道之始終俱未之及陸稼書

孟子之言有緩用之而緩效者分田制祿策于積弱之滕有急用之而急效者息民休兵策于新敗之魏陳介眉

惠王急于報怨不顧疲民孟子教他不可性急且休養生息俟其力全而後用之以我閉暇攻彼疲敝自然無敵此正教他所以報怨處不是腐語廣炬訂

晉國節

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非謂從前晉國也蓋即指文侯武侯之時而言王巳山

梁地起山西之安邑至河南之彰德聞封延袤二十里蘇秦云南有鴻溝陳汝北有河外酸棗東有淮潁沂黃西有長城之界武力二十萬蒼頭二十萬誠天下莫強惠王倚其先業搆兵強隣為秦

所迫遂徙大梁棄安邑自失地利日就削弱自取之也張惕菴

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救趙伐魏魏遂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于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涓軍遂大破史記

惠王二十八年梁龐涓攻邯鄲齊田盼攻梁以救邯鄲梁師還齊虜魏太子申覆其軍十萬註引史記作

惠王三十年誤

惠王初卽位歲有韓趙之師先是魏伐趙趙求救于齊齊敗魏于桂陵後伐韓韓亦求救于齊齊復敗魏于馬陵桂陵之敗猶可言也馬陵之敗覆軍十萬殺將軍龐涓并以太子殉不可言

也

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魏少梁史記

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令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將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史記

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誘執其將公子卬三十九年秦攻梁梁使龍賈禦之戰于雕陰梁師敗績秦遂扳曲沃梁獻河西地于秦四十年秦取梁汾陰皮氏四十一年秦降梁蒲陽梁又

納上郡十五縣之地于秦所謂喪地于秦七百里也

秦取魏少梁魏割河西地是因敗而割地未嘗數獻地也乃云後又數獻地于秦考之魏數獻地皆不在惠王之世惟襄王五年獻秦以河西之地七年又獻上郡地至昭王六年直獻秦以河東之地方四百里是數次獻地皆屬惠王身後事豈有明明生人可得豫舉身後事而且曰及寡人之身者乎 毛西河

昭陽攻魏在梁襄王十二年魏世家所稱楚敗我襄陵者而在楚世家則又云懷王六年楚使上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則此襄王事與惠王無涉且楚得八邑魏何得止亡七邑 四書集註補曰國策楚使景舍救趙取魏睢之間此辱楚寔

錄 毛西河

魏圍趙邯鄲楚救趙使景舍起兵取魏睢濊之地在惠王十八年

敗于齊辱于楚猶曰比鄰之國也而喪地于秦則中原之境土已淪于戎翟之鄉地之喪邑之亡猶曰土地之故也而長子之死則宗社之儲君已斃于鋒鏑之下 王炳衷

死者卽長子也 楊元勳

兩河內外世疲戰攻惠王新立未聞行仁政以鎮撫之也而汲汲焉驅斬艾之餘民以圖韓趙韓趙急則齊得爲之援齊韓趙合則秦乘其釁一戰而馬陵敗矣再戰而河西去矣三戰而襄陵破矣

王之得敗皆不好仁而好戰之過也陳介眉

梁四戰之國也此言東西南而不言北者蓋趙弱于梁且啓其釁者在梁故諱言之擇粹

地方二節

稅斂有三說王罕皆曹憤俱云斂指農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自賦斂也稅指末園廛漆林之征凡夫絲枲蔬材之稅稅也方朴山據漢書食貨志稅謂公田什一斂計口發財工商衡虞之入也稅以足食供郊祀宗廟百官祿入賦以足兵供車馬甲士充府庫賜予谷應泰據周禮什一爲稅收稅之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爲斂三說之中谷說最長此專指農民故下直接深畔易耨句張惕菴

刑罰是兩事稅斂亦是兩事有刑復有罰其糾民者已詳而況復加之焉逞有稅復有斂其取民者已厚而況復益之橫征　王誠以念長子之心念百姓則擊斷之下其傷人骨肉者何限王誠以痛失地之心痛百姓則追呼之下其蕩人家室者何窮錢世熹

水與土相治則有耕弱土也而強之強土也而弱之非耕不爲功苗與草相窃則有耨凅深也而平之壠高也而盡之非耨不爲力范青源

耨耨器也汲冢周書云農之服田務畊而不婗惟草其宅之梁之重刑厚斂都爲用兵上來欲强兵而先省刑薄斂此意可思勿泛作祥刑恤賦等語

人餘于力則精神生故民當壯者事習于田則日月長故國多暇
日李石臺

孝弟忠信而有事于脩可見此日以前必無孝弟忠信也于其無
吾以歸壯者之習焉而日不暇則習不轉脩而不外于孝弟忠信
可見此日以前原有孝弟忠信也于其有吾以歸壯者之性焉而
日不暇則性不復項水心

以者以此孝弟忠信也事長上道理即事父兄道理兩句一串
不必如蒙引以孝弟貼事父兄忠信貼事長上也

省刑三句所以養民之氣壯者三句所以正民之心

或疑孟子只言制挺便是忽然用民以戰不必說到平時訓練
不知暇日之民素有禮義教化以收其心而農隙誇武亦在其
中所云制挺特甚言民心可恃耳

梁王志在富强孟子却與言仁政究其所謂仁政者未嘗不可以
富不可以强即如此節由省刑薄斂之後務畊耨即以致富也教
壯者即以至强也此便是孟子實在經濟處王巳山

彼奪二節

奪民時是以嚴刑重斂奪之淺說

王往而征是征彼陷溺其民之罪非教他修怨也

非秦楚之君不欲與王敵也乃秦楚之民不欲與王敵也有與王
敵則雖堅甲利兵敵之而不足無與王敵故制挺撻之而有餘湯若

仁與仁相值有兩讓而無兩敵遇湯武于中原則干戈可化爲玉帛不仁與不仁相抗有兩敵而無兩存會癸辛于對壘則崩解適足爲駈除 陳大士

勿疑者勿疑百里可王之言非疑仁者無敵之言也 或問小註

襄王章

此孟子自言其去梁之故也 任翼聖

史記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三十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適齊是孟子在梁首尾未三年也梁惠雖虐用其民未敢叛周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謀王也是先齊楚而叛周者襄王孟子

惡而去之此言別有所爲非猝然一問便可不俟終日 張惕菴

襄王二節

當天下之洶洶而念其惡乎定而計其孰能一此君人者之言也而何以謂其不足與有爲蓋方其望之就之而已知之矣且始則卒然而終則漫然以是知其不足與有爲也

三代之興功德相繼各奄一時之大難而其統以一五等之制大小相逮守一王之分土而其柄以一 何義門

孰能二節

惡乎定謂天下如何而能定非謂待何人而定也孰能一則以君言問何等君能一之 徐思曠

兩孰能俱無曰字畫出卒然光景

定以勢言兵革寧息也一以權言政歸一統也王觀濤

嗜字下得刻酷所謂莫慘于欲殺之心而鏌鋣爲下任翼聖

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之事始于周末治亂以德移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猶從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爲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力不以德雖合一之時亦以三代之治不同故但可云分合不可云治亂也然其分也必亂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强國而後能混一至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愛民不嗜殺者得焉是雖尚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第德非三代之德故治亦無三代之治耳孟子

立七國之時早已知必有秦漢之事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二句直斷盡漢唐宋以下惟暴秦之混一似與德全背不知秦之暴止爲漢得天下地向非有始皇并兼于前項羽力征于後高帝雖長者又焉能以區區之仁義鼓動天下哉呂晚村

後來秦兼六國亦可謂之一矣而卒不定蓋其墮名城鋤豪傑殄絕三代之後所以之者非也非聖賢之言不驗也李安溪

能與二節

民者君之苗也君者民之雲雨也君不爲油然沛然者以逮于民而天下之民皆稿矣劉廷瑛

君道卽天道作雲下雨正天不嗜殺處

七八月之間旱句重旱爲雨資所謂飢易爲食渴易爲飲方見得勃然神理 下云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此天下可一之幾正應七八月句

至引領而望天下莫不與矣而不必問孰能與之也自是能一天下矣而不必問孰能一之也自是能定天下矣而不必問天下惡乎定也劉廷瑛

宣王章

上半章言心下半章言政王道至精至大處寔盡于此王耘渠

臣未之聞也截斷伯功無以則王乎至足以王矣進以王道百姓皆以王爲愛以下使之察識有復于王以下道之擴充抑王與甲兵以下扳其受病之根蓋亦反其本以下告以施仁之寔其根原在不忍其工夫在善推推則不釁其機善則不違其序 任翼聖

此章王霸是敵頭保民是提綱心政是線索察識擴充是眼目

宣王二節

陳公子完奔齊世爲齊大夫初以陳爲氏後改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和之曾孫辟彊是爲宣王 纂疏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董子

事指經營圖伯之事若伯諸侯匡天下其誰不知 朱子

春秋于桓文雖嘗稱其尊周之功而于其所以取威定伯者概有

所不屑論蓋深惡乎其私也且既著其擅師之罪而于其所以設謀決策者并有所不屑議蓋深鄙乎其僞也楊名時

着眼在事字艾千子云仲尼未嘗不言恒文特不言其事耳無道故無傳無傳故無聞道傳聞三層相承說若王天下之道自有道之者斯有傳之者即有聞之者矣汪灵川

德何節

齊王有地較勝梁王孟子于梁王從無婉語往往危言以聳動之而梁王漠不關心從無一言開筭齊王則一邊聽言一邊在肚裡盤算即如德何如一問若寡人者一問可見梁王必不能有此問也孟子故謂王足用為善而反覆曉喻之不憚煩也張慶源

保民而王見得甚易甚平陸稼書

齊王求大欲志在蒲中國撫四夷桓文之事尚非所滿意不過借此發端耳故孟子以無已則王引之齊王即問德何如則可以王又問若寡人者可以保民其志可想

保民該教養不與兵搆怨與制恒產都是保其生使得老老幼幼與設庠序都是保其性一句全該却逐層衍出任翼聖

寡人節

可字急口稱許下攝入放出都從此一字來蔣東委

王見之三字通章之珠後文見牛未見羊正與此句相應牛無罪而就死王見之不忍與兵搆怨民無罪而就死王見之何獨

忍則以志在求大欲雖見猶不見耳

小事用大牲非禮也周官寶器有鬱鬯邦器有鬱鬯廟以羊鬱夾室以鷄宗廟之器鬱以貑豚是時奢僭越禮故以牛鬱鐘何義門

鬱是塗其鬱隙趙註是也孫疏以爲厭變怪禦妖鬱于鐘義舞不忍二字一章骨子孟子只挈定齊王吾不忍其觳觫一句以下反反覆覆開出無數詰問王已山

有之節

湯武能有是心而純之以德則王桓文非無是心而雜之以術則伯華亦祥

是心而在觀河錫洛之年則下車之悱惻矣是心而在載旆式闔之日則祝網之深仁矣是心而在厎成虞芮之朝則如傷之隱念矣是心而在牧野永清之代則寧爾之宏慈矣徐倬

是心心字正對桓文之事看是心在王者爲無待而存之心在世主爲有觸而發之心　後發政制産皆本心來所謂有是心斯有是事陸稼書

足之云者擴而充之之謂非謂只愛一牛便可致王也

百姓句最緊關若不英此句無以發其難而啓其端蒙引

百姓皆以王爲愛句不是無端謗引正以實形主託出臣固知三字齊王有此心自不能識又被百姓埋沒今得孟子爲知已自然把臂入林矣君子引君當道正非信口直談張惕菴

不忍二字是通篇結胎臣知王不忍從新一喚要他經心王若戚戚孟子不待詞費矣而王固不能故又發牛羊何擇一難王若自思所以易之之故孟子亦不待詞費矣而王又不能故又發見牛未見羊一解總是要王察識蓋不能察識縱與言擴充無益也任翼聖

齊王口中不忍俱貼著牛說未是全體之不忍也故欲王察識後見牛未見羊句特未見羊耳見亦不忍矣故朱子謂未字有意味只此一句將全體之不忍偶觸之不忍一并說明孟子要王察識者正爲此也否則王明曰不忍孟子亦明曰臣固知不忍重見疊出何還不識此是不忍之心耶從來講章俱未醒汪武川

王曰節

王以爲非愛必明其何以非愛以爲不忍必明其何以不忍內之無疑于王之心而後外有辭于百姓之心薛近兗

王必自知其心爲何心而後有辭于百姓之所謂愛而王不能也亦必自體其心爲何心而後無疑于孟子之所謂不忍而王又不能也鍾伯敬

王無節

古人文字意在筆先有見牛未見羊一解乃有牛羊何擇一難此亦猫虎項下金鈴惟解得者繫得也王覲濤

始而百姓曰愛王曰非愛今則王亦自以爲愛不言不忍矣始而百姓謂王愛王謂不宜謂我愛今則王亦謂百姓爲宜不異百姓矣 薛近兗

終解不去反權認了愛而不忍之心從此隱矣 體註

無傷節

語云急則智生君子但自存其急耳不知爲智也稍落計較則仁是市恩而術轉殺機矣何云足王 沈嗣宗

術字不是有個妙法商量出來是他心上發出自有此道路乃所謂不假安排布置者 任翼聖

仁術二字乃通篇一大樞紐仁者合天地萬物之體術則可以妙天地萬物之施下文所發之政所制之產皆術之顯用處 徐用齊

見牛則理有所迎未見羊則理固無所待而舍之非云市恩易之非曰傷慈適聽乎牛與羊之所遭各異而王特因物而善其施且知者諒其痌瘝不知者議其顧惜一任乎臣與民之擬議兩端而王非有擇而妨于愛 馬章民

語句似以未見羊不妨于殺爲王解意思却全重不忍生于所見上若說遠庖厨即不妨于殺與孟子意相反矣 任翼聖

見牛未見羊愛物之心只是如此若仁民之心又安論見未見耶

遠庖厨不是戒殺文正與上文仁術相應繳還無傷語脈 王耘渠

王見偶觸之不忍未得全體之擇及孟子以見牛未見羊解之則牛羊無擇只見與未見之分見則牛羊無擇而全體之不忍在其中矣教王察識歸結在此

王說節

戚戚句最重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今日之戚戚者亦此心可見此心本然之善原是吾固有的不從外得也蒙引

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遙接是心足以王矣蓋王此時認得一牛之不忍尚未識得全體之不忍然不忍非有兩個故創以力與明喻之天下亦有一羽不舉輿薪不見之人然非必舉百鈞察秋毫之人天下亦有不能保民之人然必非能恩及禽獸之人蓋不忍只是一個而親與我同氣民與我同類物與我同生其親疎自別則不忍之發其難易亦自別今于禽獸且足以保之豈于民反不足以保之足以保卽足以王咬定他戚戚說恩足方緊在聖王言所以合于王似不敢言足而但求有合者然王巳山

有復節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地之大同由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于一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于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卽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素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張南軒

孟子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難易使之了然然後告以用力處 姚元素

今恩二句難得最緊切乃一章做策處 陳氏

用恩是統同說推恩則有次第 蒙引

不爲節

北海卽渤海與泰山皆就齊地言之左傳楚子使言于齊侯曰君處北海是也 周理衷

郝解折枝枝肢通屈折腰肢見長者之禮與註異而解頗確 任翼聖

趙註以折枝爲按摩肢同肢體之肢折其手節以按摩其肢體卽抑搔之義此卑幼事尊長之禮其說較長

上節虛說不爲此實說爲之甚易正承上折枝之類來

老吾節

只老吾老三句意思已盡了下引詩一証而故推恩至而已矣俱是足上語只一意反覆耳但段落自有層次老老至運掌言推恩之甚易引詩出心字証推恩之所以易故推二句言恩之當推古之人二句言推之有序今恩以下只詰其推恩之失序以起下耳 陸稼書

心字是一章骨子斯心對彼而言寡妻兄弟皆彼也自寡妻而兄弟而邦家者不外一心之舉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獨非是心所推乎 崔象山

寡妻杜預云寡妻嫡妻猶王侯自稱寡人也鄭穉爲寡有之妻
言其賢世侃有也當從杜
炤上以及語氣則斯當屬寡妻兄弟彼屬家邦又炤前是心足王
則斯字卽是字言舉是心加諸寡妻兄弟家邦如此又于推字義
難通固當斟酌兩義俱全楊子常
自妻子兄弟言之則家邦彼也自一心言之則妻子兄弟與家邦
皆彼也遞及之則亦遞加之雖四海字亦彼此之轉移耳方朴山
上以及中已有舉斯加彼意但未露心字玆特揭出以明其所以
運掌耳斯彼二字分屬妻邦等未嘗不是但言外尙須我補固不
若心字虛枯彼字概指而神情直趨而已二字更得指點大意也

王子房云彼所卽及者以斯心及之彼所不卽及者亦以斯心及
之心則未有或窮者也未嘗脫盡次第之意而又不犯善推眞善
體貼　廣庵訂
言舉斯心數句是上下轉紐處自此以上但切指出心字自此以
下反覆盡說推恩　加字輕推字重加字籠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
不盡故下文又添個善字　呂氏
苟其出之無本則內外異勢親踈異分必至于扞格而不達惟其
以心加之則由內及外由親迫踈自能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
爲極致　歸震川
斯心斯戚戚之心也此不忍之一端此不忍之全體也斯只一個

彼却多方多方即有親疎有難易有難易即分後先易者必先難者必後前一個獨何與問他何以難其所易此一個獨何與問他何以後其所先註必有其故已探下大欲 任翼聖

推有二義固勉錄云由愛物之仁術反而得其所以親親仁民者此逆而推之也由親親而遞推之以仁民愛物此順而推之也但逆而推一層猶是察識中事順而推一層方是推字正義而又自有復于王以下雖教之擴充然察識然後能擴充故兩個獨何與及王請度之仍不脫察識意

明于此而暗于彼則爲之而不能推忽其易而先其難則推之而不善 錢鶴灘

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于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于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胡雲峯

權然節

上言獨何與宜直接下與兵搆怨又說此節者蓋先言民物不可倒置而後說出所以倒置之故 陸稼書

物之輕重有定質而心之爲輕重者無定質執其無定質以爲有定質而天下之權在我矣物之長短有定形而心之爲長短者無定形執其無定形以爲有定形而天下之度在我矣 歸震川

輕重長短在物權度在心以吾心之權度物之輕重長短故隨

所處而無不當輕重長短在物者在物之理也以權度度之者處物之義也周聘侯

物不權度所失不過一物心無權度所失不止一心方朴山

心未是權度此心本然之理方是權度謂之本然者輕重長短施之有序皆出于天而非私意之所為是之謂本然之權度失其本然之理心亦是一物耳

抑王四節

何快于是是殘忍中一段痛楚良心體註

求大欲卽問桓文主意體註

重關百二秦所都也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而況燕以漁陽宋以陰趙以邯鄲韓以三川魏以兩河而中山亦自相保聚須還他實落汪灵川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約指九州也陳新安以為七國暨宋中山

按宋中山二國安得當二千里況中山在齊威王時已為魏文侯所滅故翟璜謂李克曰中山未滅臣進樂羊中山既拔無人守之臣進先生是此時無中山矣又一說以王制海內九州方三千里三索之得九千里益無據只渾說齊集有其一集字亦有意義合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南至泰山北至清河方有千里也張惕菴

今王節

四欲字正與大欲字相應見合天下之欲為欲方是大欲說統

須看皆欲二字總歸重一使字于此之時論其身之所至不必立也不必耕也不必出而懇也論其心之所至皆欲立也皆欲耕也皆欲出而皆欲懇也夫惟發政施仁者而能使其然且能使其皆然其如是孰能禦之正應莫之能禦也作一重大結束 任翼聖

吾憎五節

罔民字正與無罪而就死地相照牛無罪而就鼎俎猶矜之奈何民無罪而就死地王實罔之乎 任翼聖

孟子所謂惟士為能者謂真士也非指戰國捭闔一輩及原嘗門下食客之流此等不成為士何恒心之有乎 焦廣期

知其始即知其終之謂明見其表又見其裏之謂明能生之能成之之謂明能養之能用之之謂明 張芳

上說仁人此特下明君二字先必使次然後正見其經畫之善謀慮之周處

無恒產則歲歲苦何論樂歲凶歲歲樂亦歲歲苦矣故曰樂歲終身苦

五畝節

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為一處不占公田然取于便農功適饒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合為一邑置保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

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以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而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 李彭山

通章大旨只在保民而王至此乃保民而王之結穴保其衰老使之安飽保其丁壯使不饑寒保其兄弟妻子不至流離保其孝弟忠信使不陷溺孟子之所謂王道者如是 張惕菴

今者縱橫之徒國有遊行此軼于庠序之外者也法當即庠序而明以朝廷用棄之端令者楊墨之輩人有異習家有異學此遁于庠序之中者也法當即庠序而別以道術公私之路此孟子之所謂謹也 羅文止

不饑不寒下須補庠序孝弟一層

此節雖照註云爲陳梁各陳不嫌其重然前對小惠爲王者之大道此對伯功爲王者之正道亦各有頭項也 顧麟士

老者四句與告梁王自別彼是對不必移民移粟此以老者衣帛食肉應前及人之老黎民不飢不寒應前及人之幼末句正見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與是心足以王句照應并了從前無以則王句爲一章大結局 王礎生

四書勸學錄

古岡謝廷龍卧雲輯

莊暴卷二

莊暴章

總不在樂上論只在好上論所謂先正其心也朱註發明通章關要都在可得聞與一節汪录川

樂之精神無古今止有同獨獨則雖古淫也同則雖今雅也夫先王者正世俗之甚者耳馬君常

極論精微則永清全盛猶有未優之譏治定功成必嚴放鄭之戒而推本事寔則叔季而賡雲門之奏豈遂足以降天神因俗而存

鼓腹之歌未必不以彰至治夏允彝

莊暴二節

君前則臣名上文三稱暴此稱莊子當是記者之誤

人主之不大遠乎王者正以其不大遠乎今祝翼權

可得節

使先王而在亦不過曰獨不若與人也少不若與衆也可知世俗中有先王先王即世俗耳

獨不若與人少不若與衆則所謂甚之之說王自知之矣蓋指事直陳則王以其身與其間蔽于私意而難察從容泛論則王以其身處事外近于人情而可思轉移化導之機其在是乎歸震川

知獨樂之不若與人知少樂之不若與衆是天下之知樂者莫如王也知與人之爲樂而故獨之知與衆之爲樂而故少之是天下之不好樂者莫如王也黃慈生

王既知獨樂之不若與人則必盡乎人之量而可也第與左右之抗曼聲而娛長夜者未爲甚也王既知與少不若與衆又必極乎衆之量而後可也第與在廷之調音節而選新聲者亦未甚也黃暉烈

齊王所謂人與衆非孟子所謂人與衆孟子所謂人與衆指百姓齊王所謂人與衆則指便嬖近狎耳原不曉甚字之意

臣請三節

爲王言樂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樂之狀 趙惠

鼓樂不論今樂古樂舉疾首蹙額不論古樂舉欣欣然有喜色亦不論今樂

鐘以止爲體鼓以作爲用故凡作樂謂之鼓樂名物考

管卽鳳簫兩翼三十二管 張惕菴

管六孔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象十二月之音

管者不越乎竽笙簫篪之音若籥則爲舞之器然周禮笙師掌教吹籥則籥固可吹矣故葦籥伊耆氏之所吹也邠籥邠人之所吹也管者全乎音者也籥者以容而半乎音者也 陳氏

籥如笛鄭康成郭璞皆云三孔而毛萇以爲六孔廣雅以爲七孔

愚按爾雅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其小謂之筊籥有大小故孔有多寡三孔曰籥六孔曰仲七孔曰產始于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後倍之以應六律又增一以爲七音諸家各舉其一言之耳三孔者舞時所執蓋右手秉翟左手止能開閉三孔也 周理衷

鍾鼓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管籥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 名物考

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毛于齊晉人假羽毛于鄭註析羽爲旌王者遊車所建也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 趙氏

析翟羽設于旗干之首曰旌以牛尾注于旗干之首曰旄羽蓋旌屬

勤勞之主鐘鼓之樂卒歲有幾憂勤太過而疾病生焉小民之所恐也故聞而庶幾之 朱羽皇

庶幾何以一氣說下皆欣幸之詞不作自相問答若中間添入不然二字則似疑詞反不見欣幸之象矣 存疑

但喜吾王無疾病此時若置其父兄妻子不言者非眞忘其父兄妻子也正其爲父兄妻子之眞情耳

疾首蹙額則所云以獨以少者好樂而不甚焉故竟成其爲世俗也爲其獨也欣欣相告則所云以人以衆者好樂而甚焉故竟成其爲先王也爲其同也

今王節

變民言百姓正應上文衆字

能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則王有鐘鼓管籥民亦有兄弟之壎篪夫婦之琴瑟王有車馬羽毛民亦有桑麻之雞犬蚕織之元黃則民心和樂王道在是矣 曹愼

王始勃然變色聞孟子之言而亦惟是默然而已不能問也此所以終于王也

文王章

古者生民之道多途也雖游戲之時亦生今者殺民之道多途也雖游戲之時亦殺 黃陶菴

文王二節

射鴻于囿觀魚于棠君子刺云非禮古聖王惟愛養百姓之不暇而暇娛心志悅耳目營此無益之觀乎哉意當時雍岐之間恒多曠土而古者盛德之主不廢蒐田文王或以時狩獵射逐于七十里中而一時樵者採者弋者羅者羣相歎誦以爲吾儕小人謳吟而上下之處吾王之警蹕亦時一至乎此也因相傳以七十里特聞單氏

七十里囿是文王作邑于豐以後事非初都岐山時事也豐在鄠縣長安志云靈臺靈沼靈囿皆屬鄠縣此明白可証者故朱註以爲三分有二之後

孟子言事多因其語意以開誘之初不辨其事虛實有無也金仁山

毛詩傳諸侯囿四十里穀梁傳周時七十里之囿以里数計之僅當今四十三里

雉兎兩物芻蕘亦兩物蕘薪也

文非有心公利于民只是聽其往而不之罪耳講得樂樂利利君民同在一囿中方得熙皞景象廣炬訂

臣始節

曲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註入國而問禁國字稍錯又註百里爲郊是遠郊非近郊

以阱爲阱而民知避以囿爲國中之阱而民何能避也葛徵奇

四十里之外民以賦斂死以戰爭死不知凡幾矣四十里之內民又以殺麋鹿死是無往而不得死也彼民畏威遠罪不敢直斥爲陷阱而但曰王之囿大此其意亦可深念矣 黃陶菴

以七十里之囿爲芻蕘雉兎之蔟小也雖更擴七十里而大之亦猶之小也以四十里之囿爲陷大也雖更縮四十里而小之亦猶之大也 夏醴谷

文之囿爲民之利蔟宣之囿爲民之陷阱以七十里爲囿則大以七十里爲囿則小以四十里爲囿則小以四十里爲陷阱則大矣 古之人君無事非德意雖苑囿足以悅人況其深仁厚澤也後之人主無事非虐政雖苑囿足以殺人況其繁刑重斂也孟子所以開宣王者至矣而豈于一囿較優劣哉

交隣章

知仁勇三德不倫而可以安天下者自古未有 王房仲

仁知與勇理無二致而交際除暴兩不相妨苟仁專恤小而不顧養奸以殘民智專事大而不知自强以立國則仁必貽害于人智必受辱于已故勇正所以輔仁智之道而其效極之保天下當其變則處夫常則藏其勇而行仁智之道而其效極之安天下不言交隣而交隣之用大勇以濟仁智之窮而其效極之安天下不言交隣而交隣之道莫有大于此者 方朴山

當時講交隣原不是好意直力不能併吞而又畏人蠶食故爲此

商量權術耳孟子以樂天畏天答之已教以安天下之民不從隣國爾我起見矣故宣王大其言而以好勇爲辭則已直露其貪殘攻取之心故孟子又借大勇曲引歸于本旨曰安天下之民則仍是樂天者保天下之說宣王之好勇與問交隣始終原只一意孟子答安天下之民與保天下亦始終原只一意故仍混纏交隣者固非謂別是一項事者亦非也呂氏

平日恤小事大是安天下之民即不得已而怒亦是安天下之民任翼聖

交隣節

小雖不恭我自有仁之道在大雖見陵我我自有知之道在仁智

在道上說不限定是兩樣人任翼聖

竹書文王四十五年昆夷侵周四十七年文王伐昆夷想初受侵而不報必有許多候其改悔的事如湯使人問一般任翼聖

史記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據此則獯鬻即攻大王之戎狄又名獫狁至漢爲匈奴

湯文與太王本來是仁智若勾踐輕出夫椒之師致有會稽之辱然後臣妾于吳是本來不智後乃轉不智而爲智者也

引勾踐只取以小事大能忍爲智若說向沼吳秘計陰謀報復非孟子本意孟子原不以其能復國爲智也汪灵川

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朱子
勢在我仁者忘其勢而不忍較勢在人知者順其勢而不敢競顧涇陽
仁者智者以所處之勢異不是兩樣人四書脈
以大二節
仁之樂天有顯比之德無歡娛之意而天覆地載無一物之或遺知之畏天有經世之圖無目前之計而審時觀變無一事之或疎兩保字一言氣象一言規模本領原不同不在天下一國上較量大小
仁者不忍侵凌小國使天下諸侯各得其安便是保天下

大哉二節
從天下起見則無有不大從一國起見則無有不小錢吉士
小勇便有所見之小意是不仁也大字包仁知說大之以成其仁而仁非姑息大之以成其智而智非柔闇是仁知皆所優爲矣汪灵川
敵一人當活看勇之大不在所敵之多寡漢武之出師塞北隋煬之渡海征遼元祖之興師日本豈敵一人者然豈不是小勇陸稼書
王請大意便是志在安天下勇不離知仁以知行其勇則精明之內果毅之氣自生以仁奏其勇則不殺之中神武之用自彰
王赫節

怒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一怒安民所謂以和氣被天下也怒處卽是仁善用其怒卽是智錢吉士

文王一怒而天下之爲寇者其知懼矣天下之人無復有罹寇人之禍者矣大邦畏其力而不敢敵疆以殃民民之安也文王一怒而天下之爲阮者其無恐矣天下之民無復有受侵凌之患者矣小邦懷其德而相與協心以愛民民之安也文王之怒安之也錢吉士

寇畏而天下之大者無不畏阮懷而天下之小者無不懷豈不是安天下汪灵川

量涵乎小忿則同爾兄弟其事之者固所以爲敬天之休義成乎大勇則詢爾仇方其伐之者亦所以爲順帝之則王耘渠

赫怒之文王猶是事昆夷之文王其伐密救阮仍是恤小之意李仪部雲

天降節

彼以一人而造四海之害吾存一人而天下危矣吾去一人而天下安矣兵之所加者少而功之所濟者大彼以衡行而造方張之虐今日存之而天下永危矣今日去之而天下永安矣兵之所用者暫而澤之所垂者久章大力

書言寵綏四方指君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言作之君便是以天位寵之作之師便是以天德寵之汪灵川

引武王事亦就交隣說一人指强暴諸侯謂天下諸侯中有一人
橫行武卽耻之與上密人一例非指紂也任翼聖
翼註亦謂一人泛說不指紂
文大而密小文嘗事小而密終不化則一怒伐之是仁者之勇卽
是樂天所在武小而紂大武嘗事大而紂終不悛則一怒止之是
知者之勇亦卽是畏天所在　怒可一不可再再則嗜殺人矣未
嘗抹殺好勇正未嘗導以好殺乃爲得之廣炬訂
今王節
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
之怒不可無張敬夫

怒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饒雙峯
文王一怒武王一怒王亦一怒處處言怒正處處言不可輕怒
仁智固賴勇而成而勇亦要本仁智而發前後道理回環一串今
王句正望其本仁智以爲勇也仁智中之勇方是大勇汪灵川
雪宮節
雪宮在臨淄縣東北雒齊國故都六里是城外離宮館孟子于此
閻百詩
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
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是也然則景公亦曾以此館晏子
孟子平日卑稱管晏而此章縷述晏子之言者毋亦有感于雪

宮之問故舉近事以諷規與

不得節

爲上者引民之樂憂爲已任則不敢聽天下自爲之握民之樂憂爲主權則不敢令天下反捺之朱長世

此節反對人不得則非其上句下節則正對也

樂民節

緊承不得非上來言不得則非得則豈無感動之效故樂憂四句皆是感應至情重在爲民上者不可使民不得也韓慕廬

樂民之樂至于民樂其樂則亦無辨其孰爲上之樂孰爲民之樂合天下而成一和樂之宇宙此非民之自能然也上之人以天下爲度而樂以天下也憂民之憂至于民憂其憂則亦不辨其孰爲上之憂孰爲民之憂合天下而成一憂勤之宇宙此非民之自能然也上之人以天下爲度而憂以天下也方朴山

憂民之憂二句比上二句緊一步人君有與同樂不若有與同憂民不樂君之樂猶可民不憂君之憂則危矣

上四句以君感而民應言君民平說樂以天下二句以人君能合天下爲憂樂言側在君身上說義各有歸故此二句是歸重人君以起下意非竟申說上文也其義全在二以字以者君以之民如何做得主凌文起

多憂少樂者民之情轉憂爲樂者君之職舍一人之憂樂以天下

爲憂樂者君心之仁統天下之憂樂成一人之憂樂者天下之義
陳大士

昔者節

轉附乃太公之墓卽武陵也朝儛乃桓公之墓所謂穆陵是也景公
傳

齊地三面近海轉附朝儛是東北近海二山從此沿海而旋南至
琅琊而沿海之地終矣任翼聖

轉附朝儛二山當在海東盡頭登之可以觀海惟至海盡頭然後
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焉計其自齊都臨淄
一千三百里抵于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琅邪凡二千四五
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聘其雄心肆其遠畧如此眞從前所未有
四書釋地

齊景公是好名人故能用晏子以顯名于諸侯言下云吾好修可
以比于先王觀胸中本自明白故晏子得行其說若是楚靈吳夫
差雄心旣騁老夫灌灌亦何益哉張惕菴

晏子節

巡狩述職原非以爲觀也通其義于觀是晏子詭詞以對

觀之制大抵有三有天子周乎方岳之觀大行人曰十有二年王
巡狩殷國是也蓋于是二月岱五月衡八月華十有一月恒六服
之內無不周之車轍馬迹矣有諸侯覲于京師之觀周官曰六年

五服一朝是也蓋于是東方春至南方夏至西方秋至北方冬至方軌之內無不會之龍旂鸞革矣有天子諸侯各稅駕于郊圻之觀甫田之詩曰曾孫來止又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是也蓋于是或乘鸞路或乘戎路或駕蒼龍或駕白駱四郊之內無不望日瞻雲而幸桑田之稅矣費天修

先王之世畊三餘一畊九餘三豈猶有不足不給者省之則惟形其困省之則止憂其乏不足不給當就省字看出

前人春省耕二句題云國史自書大有王心獨憫艱難而于書疆授井之餘更勤撫字小民自祝曾孫天子猶咨稼穡而于平賦薄征之外別有恩勤語極秀麗

不足不給或因水旱兵役或因疾病死喪任翼聖

畊斂之省古之諸侯有行之者維昔公劉鞞琫容刀陟則在巘論者謂其以如是之容服親如是之勞苦爲厚民之至焉柳古衛侯灵雨既零說于桑田傳者述其革車三十乘晚年乃三百乘爲訓農之效焉劉稚川

我意當時大臣不必矣卷阿之詠而車庶馬閑樂親顏色夏諺竟可代太史之陳風君上不必觀無逸之圖而求寧求莫慶溢里閭夏諺直可當行人之誦志鄭爲光

序數年一出曰巡狩述職以無非事者結之敘一歲再出曰省畊省斂以夏諺結之是兩扇文法楊文來

看註而又字自明以無非事者句作過腰非也蔣東委

此兩段不平天子又其疆原看土地辟田野治諸侯述職亦惟曰歲事來辟稼穡匪懈若平日不省耕省斂則諸侯何職可述天子至其國其所巡者何事乎任翼聖

巡狩述職以凜王章是所以維封建之制省眚省斂以開樂利是所以維井田之制

省眚二句當云天子省之畿內而諸侯法之亦省于國中方與為諸侯度句浹洽而亦與上先王觀下先王無流連荒亡照應蓋景公原問先王觀省眚省斂正教以修之事為諸侯度度字是應他比字也任翼聖

近郊君所自行野外都鄙則司稼為之何義門

巡狩述職無非事者對上欲觀于轉附朝儛三句省眚省斂補不足助不給則起下出舍于郊二句也

今也節

古凡事皆用民力君行師從五百人為師其車乘牛馬糗糧衣履皆自民供之行役者固勞家居者為之傳送奔走困憊甚矣故云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胥讒作慝皆供此糧食之人也若扈從之人則有司供帳漿酒藿肉狼藉載路故云飲食若流講章家指人君飲食淺見之甚　古者小諸侯皆有貢賦于大國左傳可証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言文王為方伯不敢以盤樂田

獵豫遊累西方小諸侯也註中附庸之國即莱子中牟子之國縣邑之長乃阿大夫即墨大夫之類張惕菴

豈有邑宰縣長稱諸侯者大夫下有大夫諸侯下無諸侯也蓋流連荒亡何止臣屬憂即列國亦當憂者吾即以齊景事作齊景証左傳齊侯疾諸侯多使問疾者梁邱據曰今君疾病為諸侯憂則疾病尚為諸侯憂況他乎毛西河

朱子以諸侯為附庸之君縣邑之長古註以為列國諸侯全謝山曰古註之說較勝試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轅宣仲謂甫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屏屨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為黃池之會過宋欲殺其丈夫囚其婦人伯者之世役小役弱不可勝

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據餘

從流節

此釋上文之義是晏子自釋蔡虛齋

遵海而南放于瑯邪便有從流上下意觀于轉附朝儛便有從獸無厭意而樂酒無厭可知周聘侯

趙註云連引也据書禹水行舟以為引舟于水上而行朱子改作挽舟逆水而上用引字之意而小變之但只解得從流上連之義終未明何義門

失時為荒廢事為亡張惕菴

先王節

爲善也而惟日不足人固不能導之于惡也爲不善也而惟日不足人亦能挽之于善也 唐荆川

上云吾何修而比于先王無流連云云正示以修而比先王處惟君所行猶云惟君力行之耳是極慫慂景公語 黃貞父

惟君所行言不于別人事爲古爲今皆不在人而在乎君也 存疑

惟字是逼法不是活法 呂氏

景公節

景公大戒于國出舍于郊興發補不足則所謂欲觀于轉附朝儛放于琅琊者皆不果矣 蒙引

大戒三句是悅之寔處不然徒悅其言不終其事雖口惠何裨

興發補不足于先王爲因而于齊爲創前此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自悅晏子之言而乃于是乎始也 又始字是贊揚亦是感慨在先王只率其常在齊則驚爲異

興發補不足在先王當日不過吾既厭心耳初無偉伐可矜曠代而一行之則耆老童齓扶杖來觀共驚傳爲非常之事亦不過吾率厥典耳有何奇勳可錄衰朝而偶行之則窮野空川咸載筐筥遂慶溢爲格外之恩 曹彦

義取于相悅表一時共事之情音肇于虞廷追千載賡歌之盛夸考其樂一則取諸徵爲志事也當時君臣所以爲事而相悅者猶可想也一則取諸角爲志民也當時君臣所以爲民而相悅者猶

可想也李大武

徵以爲事角以爲民皆以招名之亦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也孫奭

樂之作將以達朝野之情宣民人之豫而曰君臣相悅有似于溢且曰爲我又有似于私乃其樂非他即徵招角招無非爲民事者而何溢也而何私也

徵取象乎事角取象乎民與上無非事及憂民之憂隱隱照應徵招角招不是專用此二音言起調也凡五聲之字皆可起調起調字即爲宮餘字叶應之故曰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也張惕菴

孟子以名世自居管晏所不屑道晏尤劣于管而今也述之幾爲盛事言外有多少感慨仕冀聖逆耳之言近乎違怫而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則夫陳善以閉其邪者非激也愛君而憂其陷于不善也犯顏之爭疑于不順而宣猷諛諛有所不忍則夫獻可以替其否者非矯也愛君而欲其進于善也景公固有以諒晏子矣歸震川

畜君者好君也只如此說住不更透轉正意但指晏子忠愛隨事納規之妙而孟子言下情思含蓄無窮王巳山

明堂章

章內三引古人皆引諸侯不引王者此孟子立言醇正處文王諸侯也公劉太王諸侯也孟子亦願王之爲文王而已爲公劉太王而

已何也行王政而爲文王公劉太王此事之可知也行王政而爲湯武此事之不可知也宋徽璧

王道不過主于濟時安民非必有暗圖天命之心然後爲之故言馬溫公不喜孟子勸齊行王道是先有漢唐後英雄舉事之畧在其胸中也此章因議明堂之毀而誘齊以行王政孟子只心乎救民耳何嘗圖王齊哉徐山琢

孟子每言師文王不言師湯武者所以存萬世之防而亦有時言湯武非弒并言桀紂非君者所以救一時之亂此章兩意都有

人皆二節

明堂之制聚訟紛然考工記以爲五室月令以爲四室十二室大戴禮以爲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爲複道上有樓名曰昆侖鄭康成以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爲互言之詞蔡邕亦云明堂大廟辟雍同實異名其說不一周理裒

明堂有壇有宮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蓋即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扆以朝諸侯蓋即其宮而朝之王晦叔

所謂壇宮即儀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四門爲壇加方明于其上周官司儀所謂將合諸侯則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是也明堂之說以此爲正

要出王者立明堂大意爲下行王政句張本非說規制楊子常

王者二字是責難語非張大語呂氏

天下重器羣生大畜一人不可以自安而建明堂以臨之是所以尊也爲之推本反始一語而春王正月之義已明有德易興無德易亡一人不可以獨擅而命明堂以誌之是所以誡也爲之顧名思義一言而惟命不常之旨併著陳大士

明堂在泰山下齊國都在臨淄相去四百里古巡狩爲至大典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審禮樂制度覘疲察諸侯功罪訪賢才禮高年陳詩納價加地進律討其不率者皆于此行之故曰王者之堂也張惕菴

王政節

文王治岐之時尙遵殷制七十而助集註謂各受私田百畝豈偶不及致詳耶季彭山

仕者世祿只指有采地之臣有宋地者亦多其子孫賢者則使任其職其餘則無官而猶食其采邑之入也若上士以下則必不能人人世其祿矣任翼聖

古者世官本屬常事凡公卿大夫之子弟唐虞謂之胄子成周謂之國子師氏大樂正司成教導之所首及鮮有不成材者受祿量能非以世也亦有材器不能成就不忍其降于陪隸給以世祿周官大司徒職載師以近郊之地任士田以士之祿祿之張惕菴

司閽以譏出入司傳送司市以禁詐僞疏暴皆有征惟凶札則否

此關市譏而不征文王初興躬節儉而國用省無所需乎此也張惕菴

周官有山虞澤虞川衡林衡凡非時妄取殘暴者皆有禁獵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是也文王之時國運初興物產充牣益此之不設故曰澤梁無禁張惕菴

利之所在民盡趨之故關市有征所以抑其逐末澤梁有禁所以爲之樽節王者于此蓋有所不得已焉若文王之時則不然矣其尊雖爲西伯其位尙屬藩臣職有所不必備物有所不必全況遭如燬之虐際如沸之傷不大弛其力以與民非所以甦民困而厚其生也

有鎬洛之政有岐山之政鎬洛之政武周既有天下而布之者也既有天下則地廣而官多財貨四出而犯法者亦衆非經制素定則無以明子孫之法守岐山之政文王未有天下而行之者也未有天下則田少而官省利明易爭而罹刑者亦易亂非過示寬大則無以慰斯痛之人心張介人

聖人之心善善長故賞延于世惡惡短故罰弗及嗣任德不任刑甘誓拏戮用之誓師所以齊衆後人或有踵其事而施之常刑者矣文王不拏所以咸中有慶培國運祚惟有歷年也張惕菴

無妻已不幸矣老而無妻則白首誰依日無以爲語夜無以爲寐傷于心而愁于目也如是者命之曰鰥無夫已不幸矣老而無夫

則衰顏誰惜既無復與同衾恨未卽與同穴形爲隻而影爲單也
如是者命之曰寡子以防老也至于老而無子則以將盡之年而
失令終之托存也而誰爲養也沒也而誰爲祀也子然此身有死
而已故謂之曰獨父以恤幼也至于幼而無父則以無成之年而
抱終天之恨撫之鞠之者誰也顧之復之者誰也榮榮在疚僅存
而已故謂之曰孤黃貞父

身雖窮而尙有共吾窮之人尙有哀吾窮之心則其窮未甚也若
鰥寡孤獨之窮則甚矣何也以其無告也方百川

無告之無字卽從上四無字翻出謂無親者可告訴也推開說
便不解事

天之所棄文則全之文卽爲之天也父母之所遺文則周之文卽
爲之父母也郭水容

此四種後不得稍後卽無及矣緣他是分田制産養老慈幼之政
所不能逮也呂氏

先是分外加恤非先恤了鰥寡孤獨而後行九一世祿諸事也任翼聖

四者之中男居其三女居其一而可哀則無論男女也老居其
三幼居其一而可哀則無分老幼也

善哉節

公劉遷邠史漢並稱田避桀

積倉不平先蓄諸郊原而後儲諸塵困積先而倉後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囊小而囊大既分蒙以入橐亦集橐以入囊橐小故可裝束囊大或須衆擎

行者有裹糧是平時出行何義門

好色節

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之先王先公也詩疏

古皆乘車今古公曰走馬或已變乘爲騎蓋不暇駕車也程泰之

古稱黃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又公羊傳載齊景公唁昭公于野井據鞍爲几左傳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劉炫謂欲與公單騎而歸則古之有騎明矣況邠近西戎走馬或忝西戎之俗與周理衷

註云水涯不言何水詩鄭箋以爲漆沮之水側按趙氏嘏曰漆沮在邠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涯耳程泰之雍錄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二說皆謂既踰梁山而後率水滸非漆沮史記言古公渡漆沮踰梁山先渡而後踰渡非率也鄭氏以爲漆沮之側恐非周理衷

公劉本不好貨而能通天下好色之心幾亭

公劉好貨同民在西有字大王好色同民在西無字 周大璋

上節有積倉有裹糧兩有字是所欲與聚也下節無怨女無曠夫是所惡勿施也卽就好貨好色引入同民直是欲立欲達眞種若實說公劉大王好貨好色則痴矣 廣炷訂

戰國之時生民塗炭已極世主能行王政以救百姓便可坐明堂朝諸侯此天命視乎民心聖賢至公無私之意也

切時勢方見孟子此言不是說謊不然公劉大王皆行王政緣何不能致王耶

王之臣章

進言者有間可入聽言者無間可逃 備同人

王之二節

王之臣托友一層借作話柄士師却與同治四境之內者但所治只士耳明逗出不治字漸逼緊來 任翼聖

士師掌邦之五禁八成以帥其屬鄉士之獄一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之獄再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之獄三旬而職聽于朝士師不能治士則鄉遂之刑皆舛謬矣 鄉于國最近獄訟旬卽上于士師以達于司寇遂縣稍遠故以再旬三旬爲差 張惕菴

王曰棄之是王在局外而惕然于吾心之不可欺者如此王曰已之是王在局中而炳然于大義之無所逃者又如此 陶自悅

四境節

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儼然正詞直聲其違天暴民之罪蓋舉
先王奉若天道而建國親侯之命以臨之也抑不啻王者恭行天
罰而削地貶爵之典以威之也陳自悅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顛危失所而無告是亦妻子之
託也有君而爲之貳使之上下相率以謀民之安是亦士師之土
也奈何君縱于上臣嬉于下怨咨疾苦莫之省憂噫嘻其凍餒也
多矣而不治也大矣林竹
惟自修斯可免愧不務乎此而徒顧左右愧終不免也惟盡言斯
可忘言不知切問而徒述他事其說將益長也錢鶴灘
顧左右而言他則猶有羞惡之心足用爲善在是也而不能復問
則已有文過之意不足以有爲亦在是也在齊王則亦已矣豈不
負孟子引君當道惓惓之意耶方朴山
人悔則不暇顧慙則不能言王顧左右言他則不悔不慙而游移
他之矣沈無回
言他是自家故亂其詞顧左右是要人與他共亂其詞一筆有兩
層意思在翼聖
顧左右而言他非是釋慙亂聽正有傲然自恃意謂無有乘之
已之者
故國章
樹人由于始進而始進之加愼全在虛心咨訪狥輿論而得其當

仇滄柱

故國節

喬木者如東社惟祁西社惟杞之類亦故國之一徵 張惕菴

有世德之臣此世臣之足重者也而主能倚庇之固知任用老成自爲宗社無疆之計有世祿之臣此世臣之不足重者也而主能優容之亦見恩禮故舊不失忠厚立國之規 張君一

世臣有二種一是年高德邵召公畢公弼亮累朝一是繼起象賢伊陟巫賢後先濟美 張惕菴

有親臣然後有世臣在後故只說王無親臣

進字指其所親幸而將倚爲腹心者說故以不知其亡爲無親臣

不指泛泛進用之百僚庶官也不知亦非全不與聞只是不以爲意耳 汪武川

不知是不以爲意已注下慎字 任翼聖

吾何二節

何以識不是請教識之之方是自解萬無識之之法蓋不告向之何以誤進又不辨今之何以致亡又不問後此何以能識其賢而用只說人未用時那裏會識語意全是輕忽 任翼聖

凡事非吾所欲爲而出于不得已則爲此事定猶豫遲緩不急向前今進賢本非眞不得已之事而審之又審遲之又遲恰似猶豫遲緩不急向前一般神情只在如字 汪武川

如不得已只形容一個慎字其所以慎者正爲難識也知人帝且難之疇咨試可無非是慎慎便是識之之道此外別無知人法也
呂氏

卑踰尊二句有兩解以今之所進踰昔之尊戚是一解謂今雖尊戚之二不當後且另以卑踰之是一解吾從後一解以其合註
廣炬訂

踰尊踰戚則名器濫于匪人國體傷于倒置朝廷失知人之明老成起自危之慮皆從不慎來
陸稼書

左右節

左右固非大臣亦非閽宦弄臣但謂親近之臣
朱子

未可與下勿聽不是防奸正是防微已有察字意
馬君常

朝廷雖甚之人亦必不令瞽御之人薦士所以重國體也故盛王之世卽閭寺必選端人而初未嘗以顯遂忠良之事責之近體之人國家雖甚需才亦不可使比周之黨日進所以清吏道也故英辟在御而舉朝無非正士而初未嘗以素絲良馬之畀偏徇盈廷之論
尹明廷

薦賢與妬賢不同故後曰勿聽此曰未可則不看壞左右諸大夫爲是且以進賢如此其慎之君而左右諸大夫盡皆匪人乎但不宜全靠左右諸大夫耳

必國人皆曰賢則左右諸大夫之言果非私意然後用吾察若不

跟左右諸大夫來然後二字便無着落錢吉士

不輕用國人正所以重國人宋羽皇

所謂賢者正以不通變倖不事權貴近習不知其名相臣不識其貌斯爲賢耳而乃以左右諸大夫之言爲賢耶

進賢而曰爲愼猶可已也合國人以爲愼眞所謂不得已者矣黎博菴

幾個見字正對識字發藥楊維節

不可二節

兩段雖分用舍然應上昔者今日二句及識其不才一問進退可就一人一事而合觀之總是形容不輕進賢意張天如

左右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用之人不可謂是已在位而尊親之不賢者也不但進賢如不得已退賢亦如不得已方爲退得當下文殺人亦如不得已也蒙引

此卽兼及識其不才而舍王已山

末結到國人殺之則可知此兩段亦惟國人用之國人去之也二節重在進賢上去殺二意只作比義觀于去邪勿疑者不可不謹則任賢勿貳者不可不謹益見矣觀于天討有罪者當察其實則天命有德者當察其實益彰矣李東陽

所去所殺而不愼則或以賢爲人嫉而讒害者有之宜去宜殺而不去之殺之則或爲賢人之害而不能終用者有之故此亦與進

賢意相輔而行 王彧菴

如此節

此之遲回似疑審顧似畏謀似迂決斷似鈍而眞心愛民者不辭也蓋必如此賢否不相混然後有親臣親臣者民之望也有親臣而因有世臣世臣者民之依也

如此爲尊是合國人以爲尊如此爲戚是合國人以爲戚今日則親臣國人共以爲可親異日則世臣國人共以爲可世父母之戴與天無極故國之謂謂以此矣 葉成章

如此六字須字字炤如不得已直是必能愼所尊而後可爲民所尊愼所親而後可爲民所親以父母字換國君字念痛切愈悽惕

矣正不得草草 廣炬訂

末一句是通章結穴國依于民進層正以安民也國之所以爲故國全在于此 任翼聖

惟爲民父母方可以固結人心培植國脈以成故國蓋末句正與所謂故國者三句相應李九我

湯放桀

湯敗桀于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 淮南子

此問便有下文可乎二字意在不然放桀代紂不待問而知其有也 集解

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

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朱子仁義皆根于心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統言其惡陳新安

殘非殘忍乃殘破之殘謂喪倫破他破敗也王觀濤

紂罪浮于桀故單說紂陳新安

巨室節

欲字中含二意壯必欲行其所學不肯自小此對上大木之大字也至壯只欲行幼之所學不肯改變此對下舍所學之舍字也李氏雲

異日之所行即當日之所學學其正而邪者罔干學其全而偏者弗錄几其不足以重吾行者皆其不以辱吾學者也曩日之所學即今日之所行行其正而帝業可期行其權而王猷可許凡其不足以達吾學者皆其不以亂吾行者也錢世熹

欲行未行也不肯枉道從人意即藏一欲字內

今有節

齊大故有巨室之喻齊于諸國猶是地醜德齊故又有璞玉之喻璞玉喻未治之國家驪珠在一璞字

國語二十四兩爲鎰註二十兩誤

萬鎰有作少之之辭自佳蓋物重則不得輕予人

也顧麟士

雖字是輕詞戰國風氣好瑰奇之寶萬鎰雖多視連城之地以償趙璧五都之市以購干將莫邪則輕矣 張惕菴

王之輕賢猶曰賢非我賢也若國實我國家實我家王所稔知者何自矜有我而忘乎我有國家語意乃舉其所必愛者以牖之

使者聽之也是好字面教者欲其聽我也是不好字面 廣炬訂

愛國須任賢王不任賢即是不愛國兩意串下 任木欲大任賢偏欲小雕琢玉只用使治國家偏用教真不可解兩個則何使之自思一串中又參差作對 任翼聖

此與王之臣章同都令他無詞可解都見他耻于下問

伐燕節

齊伐燕有二事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之取十城是即梁惠王篇所載伐燕事稱宣王者孟子作于宣王已殁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則乘燕噲子之之亂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止稱王者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可稱故趙岐註止稱王也 黃氏日抄

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爲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詞而反疑孟子所見聞之詞乎 金仁山

蔡虛齋蒙引鍾伯敬翼考陸稼書國策去毒竝主黃氏之說汪武曹獨難之云齊僅取燕十城何得云五旬舉萬乘之國何得云取燕何得云倍地燕于城雖失易王王燕如故何得云置君而去然則公孫丑篇所載伐燕事卽梁惠王篇所載一事其辨駁甚明快（周理裘）

燕王噲讓國于子之三年子之殺太子平不克太子平攻子之亦不克所謂國大亂也齊使匡章伐燕殺子之醢子噲

王噲讓國子之廢其太子平民心不服子之又不善撫綏欲以威勢至于欲殺太子而不克相與尋兵國內大亂齊王告太子助攻子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是民意固在太子也齊之入燕實不曾費力齊王欲乘勢取燕故託之天意孟子却教他看民心民不悅齊卽天不與齊安可托得任翼聖

宣王節

勿取一邊講道理取一邊講利害（韓求仲）

勿取取之只分緩急勿取非不取也緩取正以善其取之之計如此看纔妙

取與勿取雖異都只是論人力所以克敵之故與縱敵之患在或俱未之知也注下天字則此兩句并宜淺置下文雄心獨斷彌見機深

取之節

兩行之之字只指取勿取不指悅不悅孟子恐王以勝之而不能

有之爲病故引個文王說古人亦有勿取者使之可居耳何曾說
文王要取而民不悅來任翼聖

當時畿內之民尤親被紂之毒虐文王取之固順民心事然六七
王德澤入人者深苟非人人棄絶則亦事過追思難免其不悅也
故堅守臣節至于匡救無所施乃聽其惡稔而自斃耳何義門

以萬節

避水火也正見不是民悅齊此是一章主句民欲乘子之亂以
安燕今不惟不安之而且欲滅之使是水益深火益熱若殺父兄
累子弟孟子此時亦未便料他蓋此悅不悅是就當下說不從後
日說也任翼聖

而已矣之下正見民情無可奈何處分明是說取之而燕民不悅
更著不得轉語或問小註

救燕章

齊破燕之明年趙名燕公子職于鄭立爲燕王使樂池率師及
鄭師納之燕齊師拒之弗率納諸侯將謀救燕其時也明年燕
人立故太子平爲王

此章事蹟史記作湣王與孟子抵牾當從孟子宣王之子湣王乘
取燕餘威伐宋取楚淮西侵三晉諸侯共攻之樂毅爲燕昭王復
仇盡取臨淄之地湣王出亡死于莒孟子之言燭照數計而龜卜
也張惕菴

救燕二節

不說諸侯多謀救燕而曰謀伐寡人是齊王膽落語意中極恨諸侯却沒處埋怨極悔前舉却尙自崛强事已決裂詞尙支吾正皆是齊王膽落聲色態狀也 呂氏

葛廢姓之國 何義門

趙註云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蓋至于有霓則人被雨澤旱已解矣望字總貫雲霓兼將雨及既雨言之也最爲得之蒙引謂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恐其不來也顧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看是雲是霓則于經文多添曲折仍有難通矣 何義門

霓且見于西則爲雨暮見于東則雨止且見于西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于東而色黃者則雨止 王歷通政經

蘇死而更生也孔傳作蘇息朱傳兼此二義 四書經註集徵

誅君弔民便是爲政根子下節殺其父兄四句便是畏人根子前後分應 徐儆弦

今燕節

若字虛齋以爲設詞彥陵以爲實事都不是乃對以爲字作轉語耳若以爲實事則父兄殺了如何又反若以爲設詞則子弟未係重器未遷又何消反得止得耶蓋孟子雖未至燕目擊其事而口語紛紛已傳于耳殺不定是刀殺想一時死者死俘者俘風聲鶴唳墜谷顛厓即非齊殺而已爲齊殺況殺字與係累字互文亦非

殺其老者而俘其少壯之謂也 在翼聖

王速節

之死而生之亡而存因是有救死扶傷覩故鼎之復還而咨嗟太息者亦遺黎之所藉以不恨也無國有國無君有君于是有合好掩惡幸社稷之無隕而慷慨征繕者亦小人之所恃以無恐也 黃陶菴

老者未嘗俘略何亦云反因兵入而播遷爲之招集是亦反之也

此節乃正答他何以待之無待諸侯法只有待燕法待燕乃所以待諸侯也及止止字與上動字相應 在翼聖

置君後去此弭禍策也雖已失之于初然使是心一回則人情猶可復天怒猶可解四方諸侯亦將畏服其義而不敢圖矣而宣王人欲方熾不能自克故諸侯疾之燕人畔之比及一世而燕昭王復先世之仇潛王卒死于難齊祀不絕如綫是其取燕卒所以動天下之兵也豈不信哉 張南軒

鄒與章

穆公誅之不誅二語分明是尤民而不尤有司孟子有司莫告民今得反分明是尤有司而不尤民至責重君行仁政以爲有司之倡則分明竝不尤有司而尤君矣當提出君無尤焉句作主 李兆恒

君尤民民實尤君并有司有知亦且尤君何者君不行仁以累

有司有司出其不仁以殺民民反而以殺有司君之政寔階之厲也

鄒與節

鄒本邾國出自顓帝曹姓爲魯附庸其先世從齊桓尊周進爵爲子王復禮

鄒者陸終之裔而魯之附庸也唯茲最爾托諸宇下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何以閔也或曰鄒魯之釁非一世矣則自升陘之役始也鄒獲魚門之胥意氣可謂壯哉至于復之以矢又何歟也蜂蠆有毒輕用師徒喪敗之慘可爲殷鑒而何以與魯閧也且獨不見鄒先君益之事乎范門之鐘聲可聽宗邦之貝胄已來公宮處師

晝掠負瑕囚亳社獻鄒可爲喪氣矣頼有其臣茅夸鴻者奮不顧身乘韋請救乞師封豕弱主重歸爲問今日之鄒猶有茅大夫其人者乎而又與魯閧也閧之端自鄒開之則閧之禍亦自鄒受之矣錢三錫

此論鄒事故曰鄒與魯閧未必兵端開自鄒也閧聞聲也明明是閧如何又云不成戰竪儒不通如此周聘侯

世無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不死之理民前駈與魯戰者也有司督戰者也有司死則民可知乃曰莫之死仍是有司莫以告也張惕菴

疾視句蒙引謂不誅則後日將習此澆風說約謂今日無以謝有

司當兼用 陸稼書

凶年節

倉廩何以實府庫何以充先有慢殘一層至莫以告又是一層君之倉廩二句君之慢也有司莫以告有司之慢也存疑上慢殘下即當側在君邊方與下節對針 汪武曹

慢是不見不聞漫不關心處只此一字不知殘害幾多民命 周聘侯

喫緊尤在得字得反者慶之之詞也 李岱雲

今而後是惜之得反是慶之 王已山

反有司即所以反乎君有司者君之有司也 田勉錄

仁政二字對上文只平時不厚斂以取民臨時則興發以救民

便是

君行仁政句下須補出有司代君施仁意方接得下二句出長上俱指有司 汪武川

新序言穆公以美女二八妻死事之孤是穆公于此恤有司甚厚又言食不重味衣不列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若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穆公死百姓如喪慈父是穆公于此尊信孟子以行仁政民皆親其上也惜乎國小不能大有為于天下耳意孟子初年不出必以鄒君信已故至穆公卒乃出而之他國歟 任翼聖

賈誼書稱穆公念畔芸之勞不食鳧雁以粟則穆公亦非殘下者新序之言當非無本

滕文節

是時楚地東得彭城而齊自濟鄆以南至薛則滕西南迫于楚東北迫于齊考證

戰國之滕與春秋之鄭豈有一毫相似處作此題者多失之焦廣期

晉楚爭鄭得其服從以定伯而已滕則正覆亡不暇事即入朝爲臣妾之日也何義門

是謀節

國小則賦入有限不能兼事間于大國則彼此誅求不能專事就此商量總無全策故曰非吾所能及不是教他斷不要事也不然以小事大亦智者之事豈滕獨不可哉在翼聖

是謀非從即衡非吾所能及猶言吾不能爲儀秦之爲也張慶源

無已有一非不得已之詞當日只有這條路可做與民二字內該有多少作用在非空言設險也楊維節

齊楚大國也國大則城大城大則池大城池大則鑿之築之難滕小國也國小則城小城小則池小城池小則鑿之築之易鑿之築之易故滕之城池雖小以敵大則不足而以自固則有餘滕之人民雖寡以敵衆則不足而以自守則有餘

與民守之是說平時效死弗去是說臨變李偘雲

不守義不能效死不去不愛民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胡雲峯

欲得民死力守國非先自已效死不能依古以來民肯出死力守
土者皆君上先有效死之心有以激發之也蓋君上之敢死心乎
爲民也故民亦心乎爲君此孟子教文公固民心以固國 張慶源
李忽齋謂可爲只論理之可爲在是非謂事之必濟不知效死
弗去理當爲事即可濟不然以小事大理非不當于事何濟耶
孟子之答楊氏龜山云以淺見寡聞者論之可謂無謀矣此語不
然當日事楚則齊師至事齊則楚師至交事之則齊楚怒其不專
又交至此外尚有何策但齊楚于滕不過兼并蚕食之計獲則取
之不獲則已非有不共戴天之讐必剪滅此而後朝食果能鑿池
築城以固其國務農薄斂以足其民講武示信以鼓其氣齊楚越
于里而來兵頓于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亦不來矣然後
修其詞令豐其玉帛交往來于兩大以庶民雖不能久存亦可以
暫安故曰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滕于齊楚蓋和局也先
以戰始若以儀秦之術行之促其亡而已厥後亡滕者宋卒非齊
楚也 張惕菴

築薛節

衛時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城之也蓋薛不滅無由以
薛封靖郭君田嬰不封無由薛城中有靖郭君家戰國策內載靖
郭君將城薛矣以海客大魚之諫乃輟至是齊復欲城夫孟獻城
虎牢而鄭人惧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文公焉得而不恐哉考薛

之祖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受封歷商及周享國最久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而忽作庭堅之不祀先卜正而辰亡哀哉四書釋地

靖郭君卽田嬰齊威王少子齊宣王庶弟也其子文代立是爲孟嘗君

薛久滅于齊但爲齊邊境雖恐而不甚今築城于此而封其貴介弟焉則臥榻之下豈復容人鼾睡耶知滅亡無日矣任翼聖

昔者節

不得已句卽伏下强字或問小註

西北之境汧渭之間近于戎狄地皆僻遠非封國疆界之域勢多閑曠非中原必爭之地故得優游徙避成其疆理漸至强盛今滕名雖爲國其寔不當一邑耳度五十里之圖不南逼楚則東接齊挈其宗廟社稷將安之乎周愍極

大王非能有擇于地而有擇于善也非能有必于天而有必于善也李光縉

上既教以死守矣此因其甚恐又述大王之事以告之者蓋古人當逼處時只有遷守二法大王遷岐後興王業似大王以岐爲興王之地故擇取之寔實大王只有爲善耳王業之興必之善未必之遷也任翼聖

苟爲節

爲善卽創業垂統善之在今日爲業善之在後世爲統

爲可字暗接上章可爲脈絡來 在翼聖
繼與不繼君子不敢必而特盡吾之所爲繼與不繼君子終不敢
知而要無害我之所爲可繼者淺事也君子創垂之心且聽之矣
況乎成功而王者哉 陳大士
爲悔禍爲連兵皆在彼者也我之所無如何也爲修道爲固本皆
在我者也彼之所無如何也 黃陶菴
可繼卽繼其善也爲善不止遷岐太王有許多事卽滕亦有許多
該爲的事但要爲其可繼者可者理之所宜也恐爲一時利害奪
其爲之之心故又曰强 廣炬訂
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徼倖大凡徼倖者不爲天理之所當爲而徒
覬夫意外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
倖其在人者此章是勉强爲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
天者 胡雲峯

滕小章

第一章對他事字先與之言守第二章對他恐字次與之言遷
此章則對他免字仍不出遷守兩端其主腦則在第二章强爲
善之一語蓋爲善而後可與民遷亦可與民守不然則苟而已
苟于亡則徒喪其國苟于死則徒殺其身無一可者也

滕小節

三事正是大王緩敵之策 周介生

莊子讓王篇載大王之言曰二三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吳越春秋之文亦曰彼君與我何異可與孟子互相証也但大王仁人豈有忍棄其民事狄之理君字卽作太王自謂無害也

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依南軒作與民訣別之言則后非衆罔與守邦且以累世之赤子而委之狄人非仁也況公劉之遷因帥民而去大王乃欲棄其民而獨往耶其說誠難安矣依蒙存滾說翼註則又似大王有强民之意看來二說兼用爲是願從者從願留者留大王固不欲去之亦不欲强之如此說方無病 困勉錄

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縣兩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與孟子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陝西省西安府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大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達狄患閻百詩

事狄是爲民鄙國亦是爲民民之從之全在平昔仁義固結非臨時一二寬慰父老語感動得人心也 陳百史

太王自邠遷岐民從之如歸市史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于岐周之民皆歸之也 許東陽

或曰二節

孟子敘大王遷國有許多委曲不忍棄之意述或人效死之說直
恁斬截意自可見 馬君常

上言大王去邠而此言世守者邠之遷始于窩狄固非有邠之舊址肇自公劉亦非荀土之餘胙所以可去

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着用經字 朱子

人都說滕文時萬無可遷孟子只教他死守此亦不然當時五嶺之外未入版圖九夷之區半爲荒服若能如大王何患無可遷之地只此處必要自信得過平日深仁厚澤固結于民能千里相從吾極荒極僻之地能開天闢地卓自豎立否一到彼地民皆信從

如大王遷岐三年民反五倍其初否果信得過則竟遷是上策不然則又不若效死勿去猶得君死社稷之正也 任香山

魯平章

天也句不但以天命自諉乃揭出天命所關之大而小人無能爲也正是儆制奸邪之意 王鳳州

平公即見孟子亦不過一見耳豈眞能用孟子者 李宜之

彼之嫉賢嫉能誹俊疑傑者天既賦以翩翩緝緝之才則反若爲順天之人此之懷仁仗義輔世長民者天既賦以皇皇汲汲之命則反若行逆天之事世未有順天而不行亦未有逆天而能行者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黃陶菴

天欲使孟子遇則雖百臧倉不能尼平公之止天不使孟子遇則雖百正子不能使平公之行孟子順天者也正子衡天者也平公臧倉役乎天者也昔公伯寮愬子路而孔子以為命臧倉沮孟子而孟子以為天天也命也一而已也段嘯生

史記魯平公之時六國皆已稱王魯削滋甚即使見孟子何濟于事臧倉猶多方沮之此天之所使正所以成就孟子也孟子不遇魯侯天也魯侯之不得見孟子亦天也天生孔孟以治萬世之天下不為一時戰國必併于秦然後生民之禍息天心已定孟子將如之何張惕菴

魯平節

大書魯平公將出將者已有不果見之意形于外也臧倉之窺平公即在不預命有司所之上看出平公惟恐以輕已禮士見笑于僕御輩所以遲遲不命此將出所以召沮也只看公曰諾有實獲我心絶無游移神氣張慶源

將見孟子有多少勉強周旋意思在臧氏讒口方得乘間而入章素文

將字是諾字病因平公見孟子初意本不甚專故一聞倉言便如响斯應可知原不關臧倉事

小人之讒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說以眩惑之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賢也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覘知其意乃以後喪踰前喪

毀之謂其厚毋薄父非禮義即非賢矣而平公果惑其言矣小人之能轉移人主之意類如此 眞西山

方孟子自齊葬于魯其時及門之士已有獻疑者曰木若以美然此其棺椁衣衾之美久已藉藉魯國至是乃爲臧氏子所乘而魯侯亦遂恍然有省不待其辭之畢也嗟乎夫孰非天哉 鄭允驥

觀此章後喪踰前喪之論孟子喪父時必非三歲列女傳之說不足信

入見節

前以士後以大夫所該甚廣士始死君賜冰則有夸槃不賜則否大夫凌人供冰士賜幣大夫慕人供帝士踰月葬大夫三月士三虞祭大夫虞祭五棺椁衣衾亦有別士棺六寸大夫七寸士椁一重大夫再重士衣二十襲大夫五十襲士緇布衾大夫縞衾 張惕菴

士三鼎一豕一魚一腊大夫五鼎加羊及膚 任翼聖

凡初喪未葬前皆有祭 說統

克告節

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言天 范氏

遇字比見字較深須是志同道合以心相遇非止乘輿一見便叫做遇也 陸稼書

樂正是雙字姓子遍稱時文或稱正子竟割去樂字者大非 汪灵川